

1965

华北區話劇歌劇觀摩演出會劇目

独幕话剧

第三集

关不住的小老虎
向高峰前进
五十大关
一段弯路

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JUMU

1965

独幕话剧

第三集

(邀请业余演出剧目)

独 幕 話 劇

第 三 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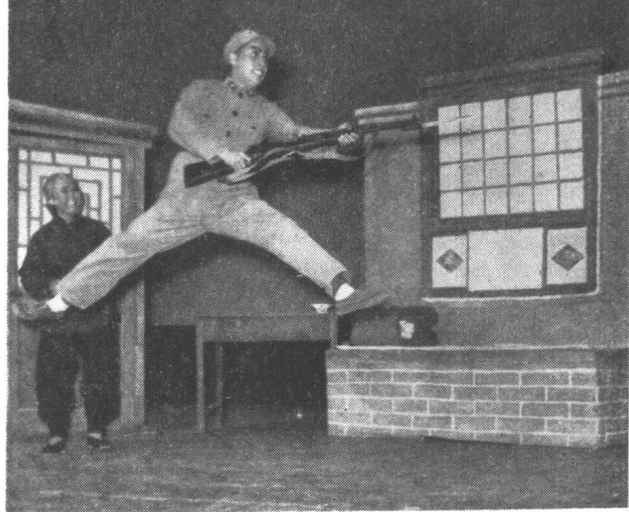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 3/4 插页 3 字数 47,000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210

內 容 提 要

本集包括一九六五年华北區話劇歌劇觀摩演出會邀請北京戰士業余演出隊演出的四個獨幕話劇。

《關不住的小老虎》是一出輕鬆愉快的喜劇，刻劃了戰士蕭虎身在連隊、胸懷世界的革命精神面貌。《向高峰前進》通過對待戰鬥演習的兩種不同思想，描寫了解放軍如何突出政治，帶着階級仇恨、帶着敵情觀念來苦練殺敵本領。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五十大關》，通過兩個老戰友在培養部隊作風、正確對待榮譽等問題上的兩種思想的鬥爭，批判了忽視政治、錦標主義的思想，生動地表現了“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主題。《一段彎路》則通過某班對郭興福教學法的兩種態度帶來兩種結果的情節，生動地說明了軍事訓練必須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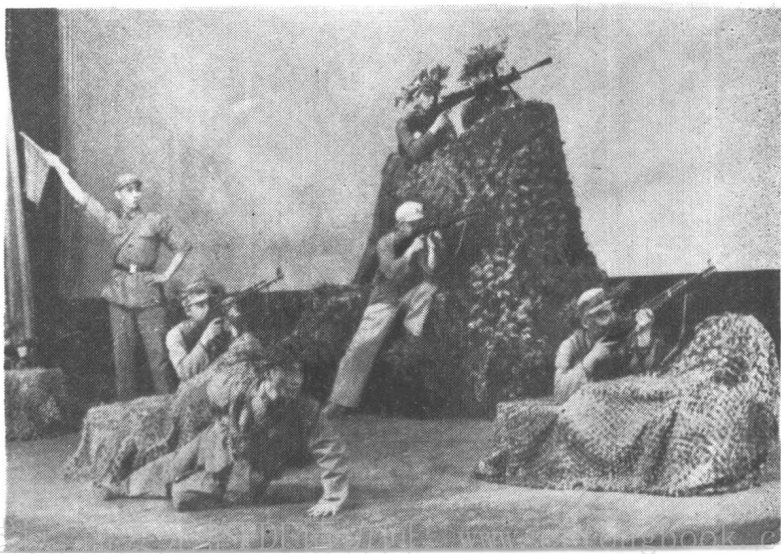


《关不住的小老虎》

萧虎：“杀出个无产阶级天下来。”

《向高峰前进》

排长：“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向高峰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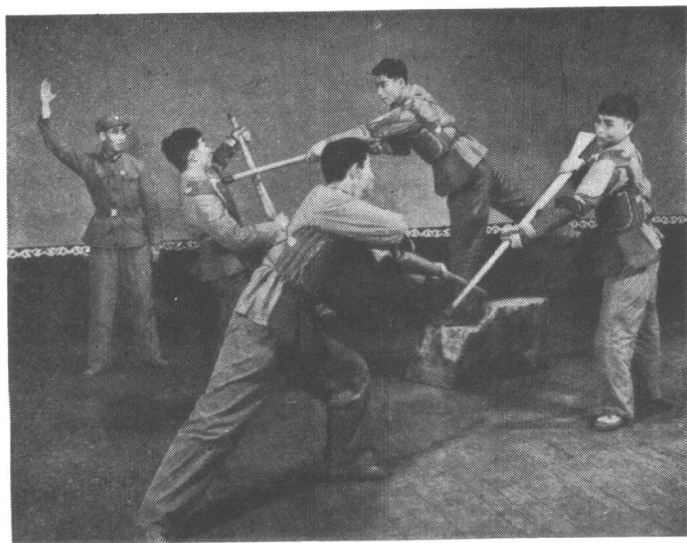


《五十大关》

指导员和连长号召二班向八班学习。

《一段弯路》

副班长正在指挥战士们练习刺杀。



目 录

关不住的小老虎·····	赵全旺 吕 翔編剧(1)
向高峰前进·····	高敦賢 陈振英編剧(15)
五十大关·····	峭 岩改編(41)
一段弯路·····	馬恩富 李惠民等編剧(65)

关不住的小老虎

赵全旺 吕 翔 编剧



人 物

萧 虎 战士。十九岁。人称小老虎。

郝大娘 六十岁。萧虎的房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

部队野营驻地的房东大娘家里。

舞台左半边是屋子，右半边是院子。院里有一石墩。

屋里陈设简洁。

院里石墩上放着针线簸箕。内有未缝完的军衣。萧虎躺在炕上。

练兵场上传来一阵杀声。

萧 虎 (翻身坐起) 听，练兵场上像开了锅似的，可连长硬叫我躺在屋里睡觉！(使劲地打个呵欠。取出药片干吞下去) 班长更有办法，怕我不好好睡觉，硬叫房东大娘看着我。(望望门外) 大娘，大娘！(无人应声。推开门) 大娘！(见院里无人，高兴极了) 嘿！大娘麻痹了，趁这机会赶快突围！(抓起军衣要穿，发现领章没了) 啊？领章哪儿去啦！(在炕上找) (郝大娘端姜汤上。菜园里鸡叫。

郝大娘 嗚——唻！別把我的小老虎給吵醒嘍！

蕭 虎 得！又突不出去啦！（焦躁地把軍衣摔在炕上）

郝大娘 （向觀眾）看着這個小老虎可真費勁！（听了听）喲，跑啦？
（緊走几步，又自信地搖搖頭。掏出領章）跑不了，我可知道他們的規矩，領子上要沒有這個紅牌牌兒啊，他就不能出去！（進屋）喲！小老虎，怎麼剛叫你躺下又起來啦！

蕭 虎 大娘，我睡不着啊。

郝大娘 我不信，你兩天兩夜不要命的往回趕，能不困？

蕭 虎 （猛地打了几下拳）您看，一點兒也不困。

郝大娘 嗨，你小老虎是鐵打的！下了火車又連夜跑了一百二十里，你就不知道個累？

蕭 虎 不累，您看，（拉了个架子）渾身是勁兒！

郝大娘 班長說你感冒啦！

蕭 虎 根本沒那回事兒。

郝大娘 沒那回事兒？衛生員說你都燒到八十三度啦！

蕭 虎 那是三十八度。

郝大娘 別管幾度吧，發燒就有病，喝碗姜湯發發汗。

蕭 虎 好。（喝姜湯）

郝大娘 你這叫沒病找病，探家假期還沒滿，硬要急着往回跑！

蕭 虎 美國侵略者在越南扔炸彈了！大娘，槍聲就是命令。

郝大娘 命令？噢！那這睡覺也是連長下的命令，你怎麼不服從啊？快，听命令。（扶蕭虎躺下，听見鷄叫）嗚——

哧！看，鸡又进菜园了，又是老虎又是鸡，两头都得看着。（向外走去）

〔練兵場上传来喊杀声。〕

萧 虎 （翻身坐起）大娘，我回来是为了作战斗准备的，可不是来压炕头的！我睡不着！

郝大娘 睡不着？大娘给你想个办法。（从簸箕里取出一本书，取出里边鞋样之类的东西后，把书扔给萧虎）给你，躺着看书，一会儿就睡着啦。

萧 虎 看书……（拾起一看）咳！大娘，这是万年历！

郝大娘 你管它什么历呢，有字儿就是书，好好看吧。（出屋，坐在石墩上缝军衣）

萧 虎 （向观众）看，把这当催眠药啦！（不耐烦地翻了几页。自语）内容倒是不少，就是没说怎么对付美帝国主义。你呀，“稍息”吧！还是跟我这老战友研究研究吧！（扔下书，拿起枪，練起刺杀来，压低嗓子喊着杀声）

郝大娘 （向观众）听，没动静儿啦，他一看书哇，保险就睡着啦！（忽然听到屋里有声音，开门进屋，正遇上萧虎一个后击动作。忙一闪）啊？

〔萧虎一見，忙躺到炕上，抱枪装睡。〕

郝大娘 小老虎，你这是干什么哪？

萧 虎 睡觉哪。

郝大娘 有这么睡觉的？满屋子乱蹦！

萧 虎 那是做梦哪。

郝大娘 做那么大梦，满屋子耍刺刀！

萧 虎 (坐起来，煞有介事地)嗨，大娘，我一合上眼儿就上越南南方啦，到那儿就跟美国强盗拼上了！这不，刚才您进来的时候，这还正拼着哪，您要不喊我就抓俘虏啦。您一喊，跑啦。

郝大娘 我要不喊这房子就成了操场啦！我那书呢？

萧 虎 在那“稍息”呢。

郝大娘 躺下，给我接着看。

萧 虎 是。

郝大娘 (欲出门又回)念出声儿来，大娘在外边儿听着！

萧 虎 哎！啊，听……您听这干什么呀？

郝大娘 我听着点儿放心！（出屋坐在石墩上缝军衣。向观众）等他一念不上句儿来呀，我就知道他要睡啦。（向屋里）念哪！

萧 虎 好，念！（把书扔在炕上，一边练瞄准，一边念）左眼闭，右眼睁，三点成一线，缺口对准星。

郝大娘 啊，小老虎，你这是念的什么呀？

萧 虎 (随口胡编)正月大，二月小，三……三月脱了大皮袄！

郝大娘 咳，三月耕牛满地跑。你念点儿有意思的。

萧 虎 有意思的？我给您念国际形势吧。

郝大娘 什么国际形势？

萧 虎 就是……像越南呀、老挝呀、刚果呀、委内瑞拉呀、葡属几内亚呀……

郝大娘 哎呀，什么委拉几亚的，这些外国名儿我可听不懂。念点儿我听得懂的。

萧 虎 念点儿您听得懂的？（想了一下）好。书上说，有一个

战士，他家里过去可苦啦，就像我这么苦。

郝大娘 啊？那上还有你呀？

萧 虎 啊！不，这句是我加的。

郝大娘 啊。

萧 虎 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牛当马。爷爷饿死了，爸爸冻死了，哥哥带着他要饭吃打死了地主的一条狗，地主硬逼着他披麻带孝给狗偿命！

郝大娘 这孩子要是觉悟高啊，就该报仇。

萧 虎 他个人的仇，已经由共产党、毛主席给他报了。

郝大娘 那他就没事啦？

萧 虎 不，他现在接过了革命老前辈的枪杆子，他看到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还在企图复辟，他看到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进行侵略战争，他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像他家过去那样当牛当马，受苦受罪。一看到这些他就恨不得一下子把杀敌本领学到手，等上了战场，就像我们唱的那歌一样，“我撩倒一个俘虏一个，撩倒一个俘虏一个，缴上他几支美国枪”。嘿！把阶级敌人全部消灭！

郝大娘 行，这孩子有志气。

萧 虎 可是有位大娘净妨碍他练本领。

郝大娘 还有这样的老太太？

萧 虎 有。他总说：“你两天两夜没睡觉啦”、“你一夜走了一百二十里呀”、“你发烧到了八十三度啦”……

郝大娘 (越听越不是味。进屋) 小老虎，这也是书上写的？

萧 虎 是书上写的。

郝大娘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这是繞着弯儿的說我哪！

萧 虎 大娘，您听出来啦？

郝大娘 小老虎，說話可要准斤准两的，大娘还不願意你去练武啊？你們练得越欢哪，大娘就越有靠山儿，你們的本事越大呀，大娘的腰杆儿就越硬。可今几个你不是又困又累，还感冒发燒嘛！

萧 虎 (天真地)我吃了药啦，还喝了姜湯，好啦。

郝大娘 我看看。(摸萧虎头)啊？这脑袋燙得都能烙餅啦！

萧 虎 咳，头疼脑热不算病。干革命嘛，就得有股子頑强劲儿！像豆腐渣似的，还能跟資产階級夺天下！

郝大娘 哎，干革命就得有好身子骨，真要把身子骨熬磨坏了，你有劲儿也使不出来啦！連长、大娘这都是疼你，你要硬不听話，我可叫他批評你！

萧 虎 大娘，批評能使人进步。

郝大娘 叫他給你处分！

萧 虎 处分为的是教育。

郝大娘 (有些生气了)小老虎，今天你归大娘領導，你要淨跟我鬧矛盾，我可拿鞋底子梆你！(逼視萧虎坐到炕上。走出屋去)鳴——啾。

萧 虎 (向观众)看，这矛盾尖銳啦！看样子，和平解决是不可能啦，非硬跑不可啦！(抓起軍衣，想起領章，自語)哎呀！这沒領章怎么办？(想)这領章……剛才大娘給我縫扣子……对，一定是大娘摘去啦，怪不得剛才

那么放心地去做姜湯。咳，大娘啊，大娘！我要叫您怎么摘去的还怎么給我縫上！（噉噉嗓子，摆好架式，大声地）哎呀！大娘啊，可了不得啦！

郝大娘 （吓了一跳）怎么啦？

萧 虎 （抱軍衣跑出）我的領章丟啦！

郝大娘 咳，我以为天塌了呢！

萧 虎 （吓唬大娘）大娘，丟了領章要受批評的。

郝大娘 （学萧虎的腔調）批評能使人进步。

萧 虎 还得受处分哪！

郝大娘 处分为的是教育。

萧 虎 （向观众）嘿！我的話儿她都記住啦！（向大娘）大娘，这兵也当不成啦！

郝大娘 真的？

萧 虎 真的。这里边有十分严重的問題。您快去报告治保主任，我去报告連长。（虛张声势地走去）

郝大娘 （难辨真假）小老虎你干什么去！（怕他真走，忙掏出領章）这不是在这儿哪嘛！

萧 虎 哟！在您这儿哪。

郝大娘 咳！我給你找着啦。

萧 虎 那您帮我縫上吧！

郝大娘 拿来，我給你縫上。

萧 虎 大娘，您說它怎么会掉了呢？

郝大娘 咳，綫儿一断，它就掉了唄。

萧 虎 这回您可縫結实点儿，要不綫儿一断又掉啦！

郝大娘 咳，大娘縫的这个呀，沒人揪，掉不了！

萧 虎 就是嘛！（向观众）这回我可要跑啦。

郝大娘 （向观众）这回我可看得紧点儿。

萧 虎 大娘，您真好。

郝大娘 好也不让你跑。

萧 虎 您最疼战士啦！

郝大娘 我不疼你們疼誰？我这福享得长不长，咱这江山保得住保不住，全指靠着你們啦！

萧 虎 大娘，咱們不仅要保住自己，还得帮助别人，要讲国际主义。

郝大娘 哟，这国际主义怎么个讲法啊？

萧 虎 国际主义呀，就是……就是……（不知怎样解释好。忽然指左前方）咳，大娘，您看。

郝大娘 看什么？

萧 虎 五台山哪！

郝大娘 五台山怎么啦？

萧 虎 咳，您忘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咱們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在五台山跟咱們一块儿抗日嘛！

郝大娘 噢，你說的就是白大夫呀！

萧 虎 对！

郝大娘 人家白大夫一个外国人，为了帮助咱們抗日，在这牺牲了。每年到了十一月十二这天哪，我和乡亲们都要到五台山下去祭奠他。